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生命感慨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I247.7
1154
:18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 I.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走在路上	(3197)
生命感慨	(3202)
种地的故事	(3204)
雨	(3208)
没有理由	(3214)
真相	(3220)
城市一角的孤楼	(3222)
心灵体验	(3248)
穿过迷雾的脸	(3251)
望月崖的故事	(3262)
高考	(3275)
谋杀	(3277)
冰箱怪事	(3280)
聪明的牙医	(3290)
最倒霉的男人	(3304)
漂亮的女房东	(3307)
生在牙医馆的故事	(3318)
界标	(3334)
秋天到来的时候,说爱你	(3347)
井下有什么?	(3370)

午夜飞鹰	(3372)
女教师的特异功能	(3376)
洞房花烛夜里的迷魂案	(3379)



走在路上

正午时分出去走过没有？

正午的时候如果出去走走，你会有无数令自己震惊的念头突然冒出来，可能会发现平时自己从来没有觉察到的一些念头冒出来，卑鄙的，猥琐的，甚至是邪恶的，空虚的；反正不是正常的。

很多神鬼故事发生在农村的午夜，但是实际上农村的禁忌时间是正午，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村民关门闭户，在家里午休，是绝对不出门的时间，也不允许小孩子出去。夏天很多游泳事故，都是正午溜出去玩耍时发生的，白日见鬼的传说也就是这个时候，四周静悄悄，白花花的太阳，的确令人眩晕……

小时候有几年，一睡觉就会魇过去，无数的小鬼小人在眼前跑，黑的红的光闪烁，又惊又怕，醒不来，在黑暗和无助之中恐惧地尖叫，但是别人听不见。那个时候住寄宿学校。每天晚上害怕睡觉，坐在床边忧愁。同学们发现了，告诉了周末来接我回家的母亲。家里想办法给我叫魂，祛邪，求符，也许是因为这些法子起了作用，也许是心理暗示，反正慢慢好起来。

工作以后在单身宿舍里住了一年，夏天院子里静悄悄地，特别清凉，坐在窗子底下看书，看着看着夜深了，背上开始凉飕飕地，头也不回就上床睡觉，慢慢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习惯了黑暗



之后才放心地睡去。

看了恐怖电影也会睡不着觉。最严重的是怕自己会有幻觉，晚上一定不照镜子，一定不经过窗户玻璃，就算是家里有人，也是如此胆小。有一次看了鬼屋故事，半夜会吓得醒来，不敢睡。告诉母亲她也不相信，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她们都怕毛毛虫，而我怕蛇以及所有爬行动物。

听说年头年底出生的人特别容易见鬼。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体弱多病，很少出门，顶多也就是在村子边上转转。

五岁左右，一次是在村子南边张家院子角上，树阴背后看见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阴着脸看着我。我问身边的张家大叔，说：“那里有个女的，在看我。”

张家大叔说：“哪里？谁？”

我指着说：“那个，那个。”

大叔看了会儿没有吭声，回去从家里拎把锄头出来，在我脚跟前一块大青石头上敲了几声，一边大声问：

“谁在那里？”一阵大风哗地一声过去，麦子卷起了层层波浪，什么都没有了。

传说鬼是怕火花的。

还有一次是在村子西边，跟姐姐还有几个小伙伴在水沟边走着。午后接近黄昏，四周都是稻田，突然我又看见一个女人！衣衫褴褛，离我们有二十米远。我站住不走了，她们叫我我也不走，我指点给她们看，她们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突然就是一阵风，从脚下卷起，一直打着旋吹过去，那个女人消失了。



这是记忆中见鬼的经历，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

小弟去世那年，我在县城上学。经常走着走着看见小弟在前面回头看我，然后我就跟上去追呀追呀；往往是在一个转角的地方他看我一眼，等我跟过去就看不见他了。因此我经常在城里迷路。不是上学迟到就是晚回家。

后来我解释了原因，班主任是个女的，她相信我，刚好我们住的近，所以她就一直陪着我上下学。那个时候就开始经常被魔住，但是我觉得看见了弟弟，没感到不好或者害怕。升学以后寄宿在外，情况变得严重起来。看见的都是陌生的鬼。经常一个人看着窗外明亮的夜色，独自醒着。

祖父去世前一个月，半夜做梦，看见一家人在一座山坡上戴孝跪拜。阴雨蒙蒙，天暗风冷，荒草萋萋。那时祖父的病已经好一些了，所以醒来以后我很高兴告诉了父母，据说梦见老人去世是给他添寿呢。

但是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脸上是一种凄凉的笑容。他们一直在悄悄准备祖父的后事，所以母亲说这个梦不好。这之后一天早上，七点多钟我醒来，我清晰地看见了祖父站在我面前，一脸慈爱！然后窗外下起了绵绵秋雨。我突然就哭了。一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爷爷去世了。

举行葬礼那天我去了坟地，是一片山，遥遥对着汉江，对着汉江那边的故乡。默默中潸然泪下。

春节历来是在汉中过的，但是年三十那天晚上还是要烧纸钱给老家的鬼魂。那年三十晚姐姐在外面吃饭，回来就觉得不



对,发烧。

找人来把针打上药吃上还是烧,头痛,说胡话。母亲急得没有办法。我守了几个小时,觉得母亲真可怜,就说:“你去立个筷子吧!”

母亲不去,说:“这么远,有谁啊!”我劝她去办。那一刻姐姐豁然而愈,眼睛睁开了很有神,就是精神欠缺点。然后母亲愤愤地过来就哭了。说是外婆看见姐姐了,忍不住说了几句:“这么晚还不回家!”母亲说,“她从来不多口多舌的,死了还这么多事!”

几个月前姐姐在外地打电话回来要母亲给她立筷子,说她路过一家医院,阴气沉沉,当时心里顿了一下,觉得不大好,回去就头疼。赶紧叫母亲照办,过了十几分钟,电话过来说好了。

村子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全村子几乎都有预感,谁是可以活下去的,谁是一定要死的。因为在这之前,有人会看到他出没在不应该的场合,或者听见鬼叫。这种传说非常多。

现在住的这个院子据说以前是一片河滩,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个万人坑。自打建成就不断出事。后来请了风水先生看了,改了大门修了女墙,买了松柏菊花栽上。但是还是老出事,就有人说了这院子简直就一个殡仪馆。不过自我搬新房以后,噩梦或者被魔住都成回忆了。偶尔念几声菩萨,也不需要半夜念经了。

人有灵魂吗?

应该有吧……



可是她在哪里呢？

有时候好像有，有时候好像无……

有时候寄生在肉体，有时候飘浮在外界……

但是灵魂有意义吗？人类有意义吗？

有没有灵魂，反正都和我的今生前世未来没有一点关系。
过去和未来，没有一点关系，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空虚，就陷入泥潭。

黛琪

优秀短篇小說集



生命感慨

有点奇怪，忽然之间拿着一张残旧的纸，走到窗台边，探着头来，让阳光灼热地舔噬我的皮肤，就在这融化般的晕眩中，我把纸扔了下去。

我想纸是死了吧，因为四周的一切混沌、清新、安然得让我窒息。我惟一没有想到的是那纸并非如我想像那样缓缓地带着点严肃与丝丝哀愁飘下去，而是快速地翻飞，涌动，再快速地堕落在色彩斑斓的深渊里。它没有优美地荡漾出微曲的线路，而是卷动着如同一只赤烈的蝴蝶，剧烈地飞舞，发泄着一切，在温柔的天空中留下一团杂乱无章的印迹。然后，她就死了。

一切结束了，我突然感到潜滋暗长的忧伤如同雾霭，弥漫在破碎的心灵中。因为觉得，纸原来多么地像人！像人的一生！

那张死去的纸，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些冷艳张扬的文字，还有——懒得想了，反正它已经死了！人也似乎被胡乱地涂鸦了一番，一个字——乱。人活了一世，都不知要干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值得一提。就这样，转瞬即逝，也没留下什么或带得走什么，就像刚来到这灰色的世界上，两手空空。时光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向前走，吞噬了自己。尽管有物质不灭定律，但是最终离散最终被忘记的宿命也许更让人伤感。我只能看着血液中汹涌无奈的呼喊将自己带向死亡。

纸，玩弄于人的鼓掌之间，而人，又玩弄于谁的鼓掌之间呢？

宿命，一个让人感到彻骨寒冷的词，我很喜欢。人有时只能学会屈服，就像纸，只能是张平凡单纯的纸。世间有太多太多的无奈，可怜的是，它们永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叫人无奈。

当一株嫩绿的树芽在阳光下舒展自己的腰枝时，怎么会想到自己会死于纸的宿命？适者生存，这是道尽玄机的一个成语。面对这一切，我们无力改变。我们只好改变自己，来融入社会中，赖以存活。

简单地度过一生，其实是那么幸福。为社会做点什么吧，这样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树芽的梦破碎了，人生般的梦也将会消散在虚无缥缈的空气中，只是有的人感到快乐，有的人感到悲伤。

尽量使自己快乐吧。我走下楼，轻轻拾起那张数天前扔下的纸，上面带着一层美丽颓废的薄薄的尘埃，扔进垃圾桶。

我抬起头，看到梦中纸在黑色的风里划破张扬的缺口，太阳光透过这透明的伤痕一层层散射下来，覆盖住我清澈如水的瞳仁，很温暖。

优雅邂逅

优
秀
短
篇
小
说
集



种地的故事

我家的家族很庞大,在家族之中,我是个很晚的晚辈,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长辈讲的恐怖故事的熏陶。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铭记着爷爷教给我的歌谣:“小孩小孩出来玩,小孩要不出来玩,磨刀杀小孩,杀一个我吃了,杀两个我卖了,剩下的咱们一起摔泥罐。”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着。

我的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那夜耕地的故事。

那是一个很繁忙的季节,久旱的大田突遭一场大雨滋润,因为我们家的二亩老山林地需要及时栽种红薯,所以爷爷在半夜时分就套上我们家的那头骡子和瘦老牛上山了。

爷爷扶着木犁吆喝着牲口在田地里耕作。那个夜晚,整个村庄都可以听到爷爷使唤老牛的声音,深知种植山地艰辛的人们对爷爷的做法是理解的,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埋怨。我爷爷正在忙碌时,突然看到一条黄狗“噌”地一声向他扑来,狗嘴里发出令人恐惧的“汪汪”声。我爷爷平时最怕狗,更何况在空旷的田野里,他只好“啪啪”地频繁甩动手中的鞭子赶狗,但是那条黄狗还是无惧地向他扑来,爷爷的腿开始颤抖,就在这时,猛地走来一位手拿木棍的妇女,只见她用棍子狠狠地向黄狗打去,呵斥道:“你瞎了狗眼,连自家的人都不认得。”黄狗恐惧地缩了回来,她取来一根绳子,将黄狗拴在了田边一棵小树上。那个女人在



细细看了几遍爷爷之后，低着头走了。

我爷爷耕完了大田，又坐在地头抽了一袋烟后，东方的天际开始渐渐发白，村里的鸡叫声此起彼伏。当爷爷抬头巡视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不禁心惊胆战：他花了半夜时间耕作的田地，根本不是那二亩老山林地，而是我们家故去者的坟地。爷爷再到那棵树上寻找那个妇女拴住的黄狗，却见只有一条金黄色的小蛇被几束山黄草拦腰捆着。

爷爷回来后向村里比他更年长的人提及此事，有人告诉他，在我奶奶之前，家里曾经给他订过一门亲事，但是那个与爷爷没见过面的女人却因一场大病早逝了。那个女子的长相，竟然和我爷爷形容的那个打黄狗的女子一模一样。父亲说我爷爷一直到死，也没忘记我这个没有过门的奶奶的样子。

父亲在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肯定是添油加醋了，因此，我，包括更多的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另一件发生在我的亲戚身上的离奇事却是我亲眼目睹的。

我说的这个亲戚其实是我的六婶。在我很小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处大的汪塘，这是人们多年挖土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建造房屋，筑墙的用料大多是土坯。我们村也有一处汪塘，坐落在村子的北首。汪塘的面积很大，水也很深，由于没有太多的杂草，因而成为夏季孩子们练习游泳的好场所。孩子们占据了白天的绝大多数的时间。男人们大多要在入夜的时候才可以甩掉柄锄和汗兮兮的薄衫钻入水中取凉去累。只有到了差不多深夜的时候，大胆的姑娘小媳妇们才可以袒露出雪



白的身子来汪塘里洗澡冲凉。

但是后来这里的热闹景象却被冷寂所替代，没有人再敢下汪塘洗澡。起因是村里的一个年轻媳妇跳汪塘轻生了，这个媳妇被人从汪塘里打捞上来的时候，衣衫已经难以遮住被水浸泡得苍白的身体，两只脚趾早已被鱼类啃得白骨阴森。

之后的每一年里，都有在旺塘边洗衣服泡柳条的年轻媳妇，被莫名其妙地拽进汪塘，一连数年都如是。没有人的打扰，汪塘内鱼虾疯长，附近住家喂养的鸭子，据说有几十只相继被黄鳝鱼生生咬去了蹼爪。

水灵灵直晃人眼的我六婶嫁到我家之后，我已经成为小学堂里的读书郎了。那年春天，她挎着竹篮到汪塘边洗鞋子，正当她优美的胸脯随着棒槌的起落而跳动的时候，汪塘里突然有两只长毛的大血手伸向了她，我六婶机灵地扭身抱住了身后的柳树然后大喊救命。等大伙闻讯跑来，六婶两条雪白的小腿已是血痕成缕，她的一只脚甚至被撕去了一块皮肉。我放学跑来的时候，六婶的双手还在众人的注视下死死地抱住柳树，那种惊恐的样子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

1982年，村里实行了责任田联产承包，村集体也在山上开了一个石场，整治汪塘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在老支书和我二爷爷的多方游说下，汪塘边一下子集结了10多台抽水机。经过三个昼夜的奋战，汪塘的底部被首次晾了出来。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曾经游荡着黄鳝鱼、鲶鱼、泥鳅、鲫鱼的池塘，竟然看不到一片鱼鳞，只见到几只老河蚌用硬壳夹着一双双乡村媳妇的绣

花鞋。

我自此对“水干鱼净”这句古老的俗语深信不疑。不过,后来长大的我还是对六婶在汪塘边的遭遇有了下面的想法:当皮肤白皙粉嫩的我六婶坐在汪塘边洗刷鞋子的时候,一定让某个心存歹念的人留意了,于是潜水到她的身边图谋不轨,才发生了那不可思议的一幕。但是后来发生的又一起事件,让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1984年的冬末,我年过九旬的二爷爷去世,这个曾经在死人堆里摸爬着接近小日本的碉堡并将之端掉的老人,在死后给我二奶奶托了一个梦,说是有十几个披头散发光着脚丫的女子,整夜整夜地在他的“新房子”前边哭嚎,让他怎么也睡不着觉,还是叫人早早地给她们穿上绣花鞋,让她们走吧。当人们,也包括我,从二奶奶的口中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其惊异的感受已经不是文字可以表达。不久,我们家族的长辈们搞了一次近似于集体小葬礼的活动,二奶奶和二爷爷的生活才趋于平静。二奶奶在孝顺的儿女的伺候下,也得以百年而终。

王自广

优秀短篇小說集



雨

我和你们一样，对于常耕地这个名字很陌生，如同在乡下野坟地的一块粗糙墓碑上看到的一个名字。

我是听一个朋友讲的，我的朋友是听他的一个朋友讲的，他的朋友是听他朋友的朋友讲的……

追查下去，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女法医之口。

于是，一切到了我这里，都变得十分遥远了。

我想，你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每逢下雨的日子，你都会打个冷战，蓦地想起常耕地这个名字。

几年前，常耕地这个名字在这个古城可谓无人不晓，这也是他普普通通的人生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了。

不过，很快的，一切都像他那条简单的生命一样，随风而去，不留一丝痕迹。

我们还活着，而且据说未来还很漫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回放常耕地的一些经历，现在让我们回到他的童年时代。

常耕地出生在一个小村子，他爹给他取了这么个动词名字，也许是因为他爹除了耕地再不会干别的了。也许是老天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这名字控制了他的一生。

他挣扎过，奋斗过，但结局是换来了政府的一粒枪子。

常耕地出生的那天，下雨。他的第一声并不嘹亮的哭声被